~~BL~~ Hui-li
~~1473~~ Ta tz'u-ên ssŭ San Tsang
~~H8H85~~ fa shih chuan
~~1635~~

East Asia
BQ
8149
H787 H8
1635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支那撰述

慈恩傳

卷一之五終

2398

BL
1473
H8H85
1635

LIBRARY
AUG 20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67

2398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唐沙門釋彦悰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羣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眞詮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呪術厥趣萬途迺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爲本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爲末枝其義也曁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髻寶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末以歸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

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卽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景遂旨冲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屬五棺巳掩千氎將焚痛人天眼滅蒼生莫救故召諸聖衆結集微言考繩墨以立定門卽貫華而開律部據優波提舍以爲之論剖梡空有顯別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貽範當代軌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其義及王秦奉使考日光而求佛騰蘭應請策練影以通經厥後易首抽腸之賔播美於天外篆葉結鬘之典譯粹於區中然至賾至神思慮者或迷其性相唯恍唯惚言

談者有昧其是非況去聖既遥來教多闕殊途競軫别路楊鑣而已哉法師懸弭誕辰室表空生之應佩觿登歲心符妙德之誠以愛海無出要之津覺地有栖神之宅故削髮矯翰翔集二空異縣他山載馳千里每慨古賢之得本行本魚魯致乖痛先匠之聞疑傳疑豕亥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響五天竺内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忘食履險若夷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鷲山猨沼仰勝迹以瞻奇鹿野僊城訪遺編於蠹簡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三十國楊我皇之盛烈震彼俊之權豪偃

異學之高轍拔同師之巨幟名王拜首勝侶摩肩萬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總六百五十七部並載以巨象并諸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亨陽若陰濡假皇威而利涉粵以貞觀十有九祀達于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鏘鏘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天子勞問殷勤爰命有司詔令宣譯人皆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簪纓捐親入道遊踐遠邇中外讚揚示息化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類則備乎兹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豳國公劉人隋起

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
飛溢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蹈火無
所屈撓覩三藏之學行瞻三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彌
堅彌遠因循撰其事以貽終古及削藁云畢慮遺諸
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爾後役思纏痾氣懸鍾漏
乃顧命門徒握以啓之將出而卒門人等哀慟荒梗
悲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後累載搜購近乃
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次之余撫已缺然拒而
不應因又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況乃當仁苦
爲辭讓余再懷慙退沉吟久之執紙操翰汍瀾膈臆

方乃豢犬羊以虎豹糅尨石以琳璆錯綜本文箋爲
十卷庶後之覽者無或嗤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唐 沙 門 慧 立 本 釋 彥悰 箋

起載誕於緱氏終西屆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陳留人也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登仕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緱氏人也父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性恬簡無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也幼而

珪瑋特達聰悟不羣年八歲父坐於几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召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烏也其早慧如此自後備通經典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無涉闤闠之門雖鐘皷嘈囋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亦未嘗出也又少知色養溫凊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教誦習經業俄而有勑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

經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鄭善
果有知士之鑒見而奇之問曰子爲誰家答以氏族
又問曰求度耶答曰然但以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
問出家意何所爲答曰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
深嘉其志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誦
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爲釋門偉器但恐果
與諸公不見其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
失以今觀之則鄭卿之言爲不虛也既得出家與兄
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
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再覽之

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聞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爲桀跖之窠河洛爲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衆銷亾白骨交衢烟火斷絶雖王董僭逆之釁劉石亂華之災刳斮生靈芟夷海内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今聞唐主驅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爲急務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

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建
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來者皆一藝之士是
故法將如林景脫基暹爲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停
絕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乃啓兄曰此
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又與兄經
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德相
見悲喜停月餘日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諸德
既萃大建法筵於是更聽基暹攝論毗曇及震法師
迎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時天
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衆講座之下

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荊楚無不
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之欽李郭矣法師兄因
住成都空慧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好
内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毗曇兼通書傳尤
善老莊為蜀人所慕總管酇公特所欽重至於屬詞
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無愧於弟若其亭亭獨秀
不雜埃塵遊八宏窮玄理廓宇宙以為志繼聖達而
為心匡振頹綱包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倦對萬乘
而節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也然昆季二人懿業清
規芳聲雅質雖廬山兄弟無得加焉法師年滿二十

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
宗一遍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
旨條式有礙又爲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
侶汎舟三峽沿江而遁到荊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
風斯久既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爲講攝論毗曇自
夏及冬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威德懿親化鎮於彼
聞法師至甚歡躬申禮謁發題之日王率羣僚及道
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發關並峯起法
師酬對解釋靡不辭窮意伏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
勝王亦稱嘆無極嚫施如山一無所取罷講後復北

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師質難問疑又到趙州
謁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
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目而記於心雖宿學
耆年不能出也至於鈎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
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時長安有常辯二大德
解究二乘行窮三學爲上京法匠緇素所歸道振神
州聲馳海外負笈之侶從之如雲雖含綜衆經而偏
講攝大乘論法師旣會有功吳蜀自到長安又隨詢
採然其所有深致亦一拾斯盡二德並深嗟賞謂法
師曰汝可謂釋門千里之駒其再明慧日當在爾躬

恨吾輩老朽恐不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
師既遍謁衆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
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
并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卽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
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羣生豈
使高跡無追清風絶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
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
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
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志願乞衆聖冥加
使往還無梗又法師初生也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

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爲求法故去此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爲嚴麗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無船筏不以爲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踊乎波外應足而生却而觀之隨足而滅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踊身自騰有摶飇颷至扶而上昇到山頂四望廓然無復擁礙喜而寤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

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道俗請開涅槃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爲開發涼州爲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左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時開講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讚歎歸還各向其君長稱歎法師之美云欲西來求法於婆羅門國比是西域諸城無不預發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錢銀錢白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然燈餘外竝施諸寺時國政尚新壃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旣奉嚴勑防禁特切有人報亮云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

欲西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慧威法師河西之領
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
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自是
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
法師至甚歡喜供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
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𤬍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
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
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
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聞之愁憒所
乘之馬又死不知計出沉默經月餘日未發之間涼

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來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遲疑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爲師圖之法師乃具實而荅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爾者爲師毀却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悁所從二小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慧琳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貿易得馬一疋但苦無人相引即於所停寺彌勒像前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磨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達磨私怪旦而來白法師心喜爲得行

之徵然語達磨云夢爲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請俄有一胡人來入禮佛逐法師行一二三帀問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此胡即請受戒乃爲授五戒胡甚喜辭還少時賫餅果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貿衣資爲買馬而期焉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與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懌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來去伊吾三十餘返故共俱來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徒侶衆多猶數迷失況師

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料量勿輕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爲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乘我馬此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師馬少不達法師乃竊念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赤老瘦馬漆鞍橋前有鐵旣覩胡人所乘馬瘦赤漆鞍有鐵與何君言合心以爲當遂卽換馬胡翁歡喜禮敬而別於是裝束與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遥見玉門關去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傍有

梧桐樹叢胡人乃斬木爲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法
師既渡而喜因解駕停憩與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
各下褥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
十步許又廻不知何意疑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
菩薩胡人見已還臥遂睡天欲明法師喚令起取水
盥漱解齋訖欲發胡人曰弟子將前途險遠又無水
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
即是死人不如歸還用爲安穩法師確然不廻乃俛
仰而進露刀張弓命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
自行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

可忤也法師知其意遂任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爲陳重誓其意乃止與馬一疋勞謝而別因是孑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裘毼駝馬之像及旌旗槊纛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遥瞻極著漸近而微法師初覩謂爲賊衆漸近見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逕八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手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

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爲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烽上人亦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校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非我何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報曰校尉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向婆羅門國求法不答曰聞承奘師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疏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達今亦不與師罪弟子燉煌人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桑梓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無不負笈

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説亦忝爲時宗欲養巳修名
豈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化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
無貪性命不憚艱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
勵免專勸退還豈謂同厭塵勞共樹涅槃之因也必
欲拘留任卽刑罰玄奘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祥
聞之憫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隨喜師疲倦
且臥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筵安置至曉法師食
訖祥使人盛水及麨餅自送至十餘里云師從此路
徑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
伯隴至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旣去夜到第

四烽恐爲留難欲默取水而過至水未下閒飛箭巳
至還如前報卽急向之彼亦下來入烽烽官相問答
欲往天竺路由於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過彼
聞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麥相送云師不須向
第五烽彼人踈率恐生異圖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
馬泉更取水從此巳去卽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
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
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
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汚愍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
之直病者慙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

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
及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時行百餘
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
里之資一朝斯罄又路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
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
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
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馬俱
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
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
四夜五日無一滴霑喉口腹乾燋幾將殞絕不復能

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爲無上道心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爲務此爲苦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無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沭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既穌息得少睡眠卽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臥也法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穌息計此應非舊水草固是菩薩慈悲爲生

其志誠通神皆此類也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叙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哽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悉來參謁王請屆所居備陳供養時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勑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臣驅馳設頓迎候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

既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半到王城門司啓王王勑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准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勌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方旦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禮問王云

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爲奇也流淚稱歎
不能巳巳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
法師居之遣閹人侍衞彼有彖法師曾學長安善知
法相王珍之命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
法師年逾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遣勸住勿往西方法
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巳令統師諮請師意
何如師報曰留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朕
與先生遊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
間多見名僧心無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
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

爲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克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爲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寡德所當但此行不爲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藴惑啓訪眞蹤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霑於東國波崙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强豈使中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泛眷爲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葱山可轉此意無移乞信愚誠勿疑不實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後知也但玄奘西來爲

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王曩修勝福位爲人主非唯蒼生恃仰固亦釋教攸憑理在助揚豈宜爲礙王曰弟子亦不敢障礙直以國無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迷愚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動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處師師安能自去必定相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法師報曰玄奘來者爲乎大法今逢爲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由也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進食王躬捧盤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

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毋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日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

到講時王躬執香爐自來迎引將昇法座王又低跪爲隥令法師躡上日日如此講訖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克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克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綃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勑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

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至慚其優餞之厚上啓謝曰奘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憑舟檝羣生滯惑導之者實假聖言是以如來運一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三明之慧日朗此幽昏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應歸眞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輝於吳洛讖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他化不二之宗析爲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早預緇門負笈從師

年將二紀名賢勝友備悉諮詢大小乘宗畧得披覽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侘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伸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蠡難爲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經塗荏苒遂到伊吾伏惟大王禀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作王子育蒼生東祗大國之風西撫百戎之俗樓蘭月氏之地車師狠望之鄉並被深仁俱沾厚德加以欽賢愛士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令引接旣而至止渥惠逾深賜以話言闡揚法義又蒙降結娣季之緣敦獎友于之念并遺書西域二十餘蕃煦

飾殷勤令遞餞送又慜西遊煢獨雪路淒寒爰下明
勑度沙彌四人以爲侍伴法服綿帽裘毯靴韈五十
餘事及綾絹金銀錢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伏對
驚慚不知起處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葱嶺之山
方恩豈重懸度凌溪之險不復爲憂天梯道樹之鄉
瞻禮非晚儻蒙允遂則誰之力焉王之恩也然後展
謁衆師稟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未聞翦邪見之稠
林絕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玄門之指南庶
此微功用答殊澤又前塗既遠不獲久留明日辭違
預增悽斷不任銘荷謹啓謝聞王報曰法師既許爲

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因謝也發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勑妃及百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類也從是西行度無半城篤進城後入阿耆尼國舊云鄢耆訛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音釋

黜丑律切斥也 揆求癸切度也 邃雖遂切深遠也 剖桄剖普后切判也桄先擊切分也 賾士革切深也 鑣彼苗切馬銜也 觿許規切角也銳端可以解結童子所佩也 蠹

當故切蠹蛀也 **轒**扶分切轒輼兵、車也輼於云切 **豳**悲巾切地名 **梗**古杏切荒梗也塞也 **腷**

搜購搜所鳩切求索也購古候切贖也 **汍瀾**汍胡官切瀾郎干切汍瀾涕流貌

臆腷符逼切臆於力切腷臆意不泄也 **緱**古侯切緱氏縣名 **辟命**辟必益切徵辟也

嘈囋嘈昨勞切囋才葛切嘈囋鼓聲 **跖**之石切盜跖也 **舋**許覲切猶禍也 **刳斮**刳苦

胡切剖也斮側畧切斬也 **暹**息廉切 **壃場**壃居良切場夷益切壃場邊境也 **毼**胡葛

切毛布也 **槊纛**槊所角切矛屬纛徒木切旗也 **疲勩**疲音皮倦也勩以制切勞也 **彖**

通貫切 **惙**陟劣切憂也 **侘傺**侘丑亞切傺丑例切侘傺失志貌 **煦**香句切溫潤也

松陵居士龐承寵法名廣綸捐貲刻此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計字七千八
百八十六箇該銀三兩九錢四分伏願
諸根頓淨福慧齊圓大地衆生同登正覺
破山釋契詮對
崇禎八年孟春月徑山化城寺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唐 沙 門 惠立 本 釋 彥悰 箋

起阿耆尼國終羯若鞠闍國

從此西行至阿耆尼國阿父師泉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相傳云舊有商侶數百在途水盡至此困乏不知所爲時衆中有一僧不裹行資依衆乞活衆議曰是僧事佛是故我曹供養雖涉萬里無所賫携今我等敖然竟不憂念宜共白之僧曰汝等欲得水者宜各禮佛受三歸五戒我爲汝等登崖作水衆既危困咸從其命受戒訖僧敎曰吾上崖後

汝等當與阿父師爲我下水任須多少言之其去少時衆人如教而請須臾水下克足大衆無不歡荷師竟不來衆人上觀巳寂滅矣大小悲號依西域法焚之於坐處聚甎石爲塔塔今猶在水亦不絕行旅往來隨衆多少下有細麤若無人時津液而巳法師與衆宿於泉側明發又經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山西又逢羣賊衆與物而去遂至王城所處川岸而宿時同侶商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遇賊刼殺無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無復財產深傷歎焉漸去遙見王都阿

耆尼王與諸臣來迎延入供養其國先被高昌寇擾有恨不肯給馬法師停一宿而過前渡一大河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舊云龜茲訛也將近王都王與羣臣及大德僧木叉毱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住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盤來授法師法師受已至佛前散華禮拜訖就木叉毱多下坐坐已復行華行華已行蒲萄漿於初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餘寺亦爾如是展轉日晏方訖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

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之王共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三淨法師不受王深怪法師報此漸教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不爾也受餘別食食訖過城西北阿奢理兒寺（此言奇特也）是木叉毱多所住寺也毱多理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印度二十餘載雖涉衆經而聲明㝡善王及國人咸所尊重號稱獨步見法師至徒以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爲許謂法師曰此土雜心俱舍毘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法師報曰此有瑜伽論不毱多曰何用問是邪見書乎眞佛弟子者不學

是也法師初深敬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曰婆沙
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疎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
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所
說今謂邪書豈不懼無底枉坑乎彼曰婆沙等汝所
未解何謂非深法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
即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即謬因更窮之色遂變動云
汝更問餘處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論無此語時王叔
智月出家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此語乃
取本對讀之毱多極慚云老忘耳又問餘部亦無好
釋時為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觀

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或立或避私謂人曰此支那僧非易詶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儔未必出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俗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二日逢突厥寇賊二千餘騎其賊乃預共分張行衆資財懸諍不平自鬬而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國（舊曰姑墨）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于天自開闢已來氷雪所聚積而爲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峰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嶇

登涉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複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餧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出山後至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畋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髮以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辮髮圍繞左右自餘軍衆皆裘毼毳毛槊纛端弓馳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歡喜

云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荅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可汗居一大帳帳以金花裝之爛眩人目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爲尊美矣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座突厥事火不施牀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爲法師設一鐵交牀敷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萄漿奉法師於是益相酬

勸窣渾鍾椀之器交錯遞傾僸佅兜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萄等食訖更行蒲萄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歡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伽國（謂印度也）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融也其人露黑類無威儀不足觀也法師報曰今之彼欲追尋聖跡慕求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長

安數年通解漢語即封爲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送法師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疋與羣臣送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千泉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奇木森沉涼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呾邏斯城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筊奴故切赤建國又西二百里至赭時國此言石國國西臨葉葉河又西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國東臨葉葉河河出葱嶺北原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磧無水草望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

此言康國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爲道有寺兩所逈無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慢經宿之後爲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請受齋戒遂至殷重所從二小師往寺禮拜諸胡還以火燒逐沙彌還以告王王聞令捕燒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勸善不忍毀其肢體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事遂設大會度人居寺其革變邪心誘開蒙俗所到如此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去聲你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此言東安國也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

此言中安國也又西百餘里至伐地國此言西安國也又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國東臨縛芻河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去聲那國此言史國又西南二百里入山山路深險纔通人步復無水草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峰壁狹峭而崖石多鐵礦依之爲門扉又鍱鐵又鑄鐵爲鈴多懸於上故以爲名卽突厥之關塞也出鐵門至覩貨羅國舊曰叶火羅訛也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至活國卽葉護可汗長子呾度設設者官名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師到公主可賀敦已死呾度設又病聞法師從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

嗚咽不能止因請曰弟子見師目明願少停息若差
自送師到婆羅門國時更有一梵僧至爲誦呪患得
漸除其後娶可賀郭年少受前兒囑因藥以殺其夫
設旣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兒特勤篡立爲設仍
妻後母爲逢喪故淹留月餘彼有沙門名達摩僧伽
遊學印度葱嶺已西推爲法匠其疏勒于闐之僧無
敢對談者法師欲知其學深淺使人問師解幾部經
論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我盡解隨意問法師
知不學大乘就小教婆沙等問數科不是好通因謝
服門人皆慙從是相見歡喜處處譽讚言已不能及

時新設既立法師從求使人及鄔落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見云弟子所部有縛喝羅國北臨縛芻河人謂小王舍城極多聖跡願師暫往觀禮然後取乘南去時縛喝羅僧數十人聞舊設死子又立共來迎慰法師與相見言其意彼曰即當便去彼有好路若更來此徒爲迂會法師從其言即與設辭取乘隨彼僧去既至觀其城邑郊郭顯敞川野腴潤實爲勝地伽藍百所僧徒三千餘人皆小乘學城外西南有納縛伽藍此言新裝嚴甚麗伽藍內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二斗餘又有佛齒長一寸廣八九分色黃白每有光

瑞又有佛掃箒迦奢草作長三尺餘圍可七寸其箒柄飾以雜寶此三事齋日每出道俗觀禮至誠者感發神光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多年居中行道證四果者世世無絕涅槃後皆有塔記基址接連數百餘矣大城西北五十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里有波利城城中有二窣堵波高三丈昔佛初成道受此二長者麨蜜初聞五戒十善并請供養如來當授髮爪令造塔及造塔儀式二長者將還本國營建靈刹即此也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逾二丈過去迦葉佛時作也納縛伽藍

有磔迦國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羅（此言慧性）聞縛喝羅國多有聖跡故來禮敬其人聰慧尚學少而英爽鑽研九部游泳四含義解之聲周聞印度其小乘阿毘達磨迦延俱舍六足阿毘曇等無不曉達既聞法師遠來求法相見甚歡法師因申疑滯約俱舍婆沙等問之其酬對甚精熟遂停月餘就讀毘婆沙論伽藍又有二小乘三藏達摩畢利（此言法愛）達摩羯羅（此言法性）皆彼所宗重覩法師神彩明秀極加敬仰時縛喝西南有鋭末陀胡寔健國其王聞法師從遠國來皆遣貴臣拜請過國受供養辭不行使人往來再三不得已而

赴王甚喜乃陳金寶飲食施法師皆不受而反自縛
喝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隨入揭職國東南入大雪山
行六百餘里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國東西二千
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
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處則平塗數丈故宋玉稱西
方之艱層氷峩峩飛雪千里即此也嗟乎若不爲衆
生求無上正法者寧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
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爲漢室忠臣法師今涉雪嶺
求經亦可謂如來眞子矣如是漸到梵衍都城有伽
藍十餘所僧數千人學小乘出世說部梵衍王出迎

延過宮供養累日方出彼有摩訶僧祇部學僧阿梨
耶馱娑此言聖使阿梨斯那此言聖軍並深知法相見法師驚
歎脂那遠國有如是僧相引處處禮觀慇懃不已王
城東北山阿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伽藍伽
藍東有鍮石釋迦立像高一百尺伽藍內有佛入涅
槃臥像長一千尺並莊嚴微妙此東南行二百餘里
度大雪山至小川有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
齒長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
商諾迦縛娑舊曰商那和修訛也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及僧
伽胝衣赤絳色其人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從

胎俱出後變爲袈裟因緣廣如別傳如是經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嶺遇獵人示道度黑山至迦畢試境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王則刹利利種也明略有威統十餘國將至其都王共諸僧並出城來迎伽藍百餘所諸僧相諍各欲邀過所住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見其殷重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僧意復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質子造寺時又藏無量珍寶於佛院東門南大神王足下擬後修

補伽藍諸僧荷恩處處屋壁圖畫質子之形解安居
日復爲講誦樹福代代相傳于今未息近有惡王貪
暴欲奪僧寶使人掘神足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
鸚鵡鳥像見其發掘振羽驚鳴王及衆軍皆悉悶倒
懼而還退寺有窣堵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寶修營地
還震吼無敢近者法師既至衆皆聚集共請法師陳
說先事法師共到神所焚香告曰質子原藏此寶擬
營功德今開施用誠是其時願鑑無妄之心少戢威
儀之德如蒙許者奘自觀開稱知斤數以付所司如
法修造不令虛費唯神之靈願垂體察言訖命人掘

之夷然無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有黃金數百斤明珠數十顆大衆歡喜無不嗟服法師即於寺夏坐其王輕藝唯信重大乘樂觀講誦乃屈法師及慧性三藏於一大乘寺法集彼有大乘三藏名秣奴若瞿沙（此言如意聲也）薩婆多阿梨耶伐摩（此言聖冑）彌沙塞部僧求那跋陀（此言德賢）皆是彼之稱首然學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偏有所長唯法師備諳衆教隨其來問各依部答咸皆愜服如是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純錦五疋別施法師以各有差於沙落迦安居訖其慧性法師重爲覩貨羅王請到還法師與別東進行六

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國周千餘里伽藍十所僧徒皆學大乘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嶺有窣堵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住立後人敬戀故建茲塔自斯以北境域皆號蔑戾車（此言邊地）如來欲有教化乘空往來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便傾動從此南二十餘里下嶺渡河至那揭羅喝國（北印度境）大城東南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所造是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敷鹿皮衣及布髮掩泥得受記處雖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衆華常為供養法師至彼禮拜旋遶傍有老僧為法師說建塔因緣

法師問曰菩薩布髮之時既是第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無量劫一一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盧山尚爲灰燼如何此跡獨得無虧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本且如蘇迷盧山壞已還有在乎聖跡何得獨無以此校之不煩疑也上爲名答次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佛買華處又東南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城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黄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磨香末爲埿以帛練裹隱於骨

上隨其所得以定吉凶法師印得菩提樹像所將二沙彌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華像其守骨婆羅門歡喜向法師彈指散華云師所得甚爲希有足表有菩提之分復有髑髏骨塔狀如荷葉復有佛眼睛大如柰光明暉赫徹燭函外復有佛僧伽胝上妙細㲲所作復有佛錫杖白鐵爲環栴檀爲莖法師皆得禮拜盡其哀敬因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旛四口錦兩端法服二具散衆雜華辭拜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波羅龍王所住之窟如來昔日降伏此龍因留影在中法師欲往禮拜承其道路荒阻又

多盜賊二三年已來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疎
法師欲往禮拜時迦畢試國所送使人貪其速還不
願淹留勸不令去法師報曰如來眞身之影億劫難
逢寧有至此不往禮拜汝等且漸進奘暫到卽來於
是獨去至燈光城入一伽藍問訪途路覓人相引無
一肯者後見一小兒云寺莊近彼令送師到莊卽與
同去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所相引而發行數里
有五賊人拔刃而至法師卽去帽現其法服賊云師
欲何去答欲禮拜佛影賊云師不聞此有賊耶答云
賊者人也今爲禮佛雖猛獸盈衢奘猶不懼況檀越

之輩是人乎賊遂發心隨往禮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澗東壁門向西開窺之窈冥一無所覩老人云師直入觸東壁訖却行五十步許正東而觀影在其處法師入信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觸東壁依言却立至誠而禮百餘拜一無所見自責障累悲號懊惱更至心禮誦勝鬘等諸經諸佛偈頌隨讚隨禮復百餘拜見東壁現如鉢許大光倏而還滅悲喜更禮復有槃許大光現已還滅益增感慕自誓若不見世尊影終不移此地如是更二百餘拜遂一窟大明見如來影皎然在壁如開雲霧忽矚金山妙相熙融神姿晃昱瞻

仰慶躍不知所譬佛身及袈裟並赤黃色自膝已上相好極明華座已下稍似微昧左右及背後菩薩聖僧等影亦皆具有見已遙命門外六人將火入燒香比火至欻然佛影還隱急令絕火更請方乃重現六人中五人得見一人竟無所覩如是可半食頃了了明見得申禮讚供散華香訖光滅爾乃辭出所送婆羅門歡喜歎未曾有云非師志誠願力之厚無致此也窟門外更有衆多聖迹說如別傳相與歸還彼五賊皆毀刀仗受戒而別從此復與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陀邏國舊云健陀衛訛也北印度境也其國東臨信度河都

城號布路沙布羅國多賢聖古來作論諸師那羅延天無着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尊者等皆此所出也王城東北有置佛鉢寶臺鉢後流移諸國今現在波剌拏斯國城外東南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過去四佛並坐其下現有四如來像當來九百九十六佛亦當坐焉其側又有窣堵波是迦膩色迦王所造高四百尺基周一里半高一百五十尺其上起金剛相輪二十五層中有如來舍利一斛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像高一丈八尺北面立極多靈瑞往往有人見像夜遶大塔經行迦膩色迦伽藍

東北百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造即過去四佛說法處也城北四五里伽藍內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薩時樂行惠施於此國千生為王即千生捨眼處此等聖迹無量法師皆得觀禮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綾絹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去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蓬城城北涉履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仗那國（此言苑昔阿輸迦王之苑也舊稱烏長訛也）夾蘇婆薩堵河昔有伽藍一千四百所僧徒一萬八千今並荒蕪減少其僧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

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其王多居曹揭釐城人物豐盛城東四五里有大窣堵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忍辱仙人爲羯利王（此言鬬諍舊曰歌利訛也）割截身體處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凍暮即雪飛仍含五色霏霏舞亂如雜華焉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盤石上有佛脚跡隨人福願量有修短是佛昔伏阿波邏羅龍時至此留跡而去順流下三十餘里有如來濯衣石袈裟條葉文相宛然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是如來昔聞半偈

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他梵文訛也今從正宜云伽他伽陀唐言頌頌有四十二言也報藥叉之恩捨身下處菩揭釐城西五十里渡大河至盧醯呾迦（此言赤）窣堵波高十餘丈無憂王造是如來往昔作慈力王時以刀刺身施五藥叉處（舊云夜叉訛也）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此言奇特）石窣堵波高三十尺在昔佛於此為人天說法佛去後自然涌出此塔塔西渡大河三四里至一精舍有阿嚩盧枳多伊濕伐羅菩薩像（此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而言即阿嚩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云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音自在皆訛之也）威靈極著城東北聞說有人登越山谷逆上從多阿塗路危險攀緣鐵鏁踐躡飛

梁可行十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舊都也其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裝嚴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曰末田地訛也）阿羅漢所造彼以神通力將匠人昇覩史多天（舊曰兜率陀訛也）令親觀妙相往來三返爾乃功畢自烏鐸迦漢荼城南渡信渡河河廣三四里流極淸急毒龍惡獸多窟其中有持印度奇寶名花及舍利渡者船輒覆沒渡此河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境）其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彼無憂王所建每放神光是如來昔行菩薩道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剌婆（此言月光）志求菩提捨千頭處塔側有伽藍昔經部師

拘摩邏多(此言童壽)於此製造衆論從此東南七百餘里間有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又從呾叉始羅北界渡信渡河東南二百餘里經大石門是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捨身飼餓烏檡七子處其地先爲王子身血所染今猶絳赤草木亦然又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尸國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舊曰罽賓訛也)其都城西臨大河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崇高壯麗無憂王所建各有如來舍利升餘法師初入其境至石門彼國西門也王遣母弟將車馬來迎入石門已歷諸伽藍禮拜到一寺

宿寺名護瑟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人告曰此客僧從摩訶脂那來欲學經印度觀禮聖迹師禀未聞其人既爲法來有無量善神隨逐現在於此師等宿福爲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令他讚仰如何懈怠沉没睡眠諸僧聞已各各驚寤經行禪誦至旦並來說其因緣禮敬逾肅如是數日漸近王城離可一由旬到達摩舍羅（此言福舍王教所立使招延行旅給贍貧乏）王率羣臣及都内僧詣福舍相迎羽從千餘人幢蓋盈塗烟華滿路既至相見禮讚殷厚自手以無量華供散訖請乘大象相隨而進至都止闍耶因陀羅寺（寺王舅所立也）明日請入

宮供養幷命大德僧稱等數十人食訖王請開講令
法師論難觀之甚喜又承遠來慕學尋讀無本遂給
書手二十人令寫經論別給五人供承驅使資待所
須事事公給彼師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淳潔思
理淹深多聞總持才睿神茂而性愛賢重士旣屬上
賓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諮稟曉夜無疲因請講授
諸論彼公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巳衰慶逢神器乃勵
力敷揚自午巳前講俱舍論午巳後講順正理論初
夜後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無不悉集法師
隨其所說領悟無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祕彼公歡喜

歎賞無極謂衆人曰此比脂那僧智力宏贍顧此衆中無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繼世親昆季之風所恨生乎遠國不早接聖賢遺芳耳時衆中有大乘學僧毘戍陀僧訶（此言淨師子也）辰那飯荼（此言最勝親）薩婆多學僧蘇伽蜜多羅（此言如來友）婆蘇蜜多羅（此言世友）僧祇部學僧蘇利耶提婆（此言日天）辰那呾邏多（此言最勝救）其國先來尚學而此僧等皆道業堅貞才解英富方僧稱雖不及比諸人足有餘旣見法師爲大匠褒揚無不發憤難詰法師法師亦明目詶酢無所蹇滯由是諸賢亦率愜服其國先是龍池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

底迦阿羅漢教化龍王捨池立五百伽藍召諸賢聖於中住止受龍供養其後健陀羅國迦膩色迦王如來滅後第四百年因脇尊者請諸聖衆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十九人及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結集三藏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訛也）釋素呾纜藏（舊曰修多羅訛也）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婆沙論釋毘奈耶藏（舊曰毘那耶訛也）次造十萬頌阿毘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或曰阿毘曇訛也）凡三十萬頌九十六萬言王以赤銅爲鍱鏤寫論文石函封記建大窣堵波而儲其中命藥叉神守護奧義重明此之力

也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禮聖迹已乃辭西南逾涉山澗行七百里至半笯奴嗟國從此東行四百餘里至遏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從此東南下山渡水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自藍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語言稍殊印度有鄙薄之風焉自出曷邏闍補羅國經二日渡旃達羅婆伽河(此云月分)到闍耶補羅城宿於外道寺寺在城西門外是時徒侶二十餘人後日進到奢羯羅城城中有伽藍僧徒百餘人昔者世親菩薩於中製勝義諦論其側有窣堵波高二百尺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見有經行遺跡從此

出那羅僧訶城東至波羅奢大林中逢羣賊五十餘人法師及伴所將衣資劫奪都盡仍揮刀驅就道南枯池欲總屠害其池多有蓬棘蘿蔓法師所將沙彌遂映刺林見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過私告法師即相與透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羅門耕地告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與法師向村吹貝聲鼓相命得八十餘人各將器仗急往賊所賊見衆人逃散各入林間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又從諸人施衣分與相携投村宿人人悲泣獨法師笑無憂慼同侶問曰行路衣資賊掠俱盡唯餘性命僅而獲存困弊艱

危理極於此所以郄思林中之事不覺悲傷法師何因不共憂之倒爲欣笑答曰居生之貴唯乎性命性命既存餘何所憂故我土俗書云而天地之大寶曰生生之既在則大寶不忘小小衣資何足憂悋由是徒侶感悟其澄波之量渾之不濁如此明日到磔迦國東境至一大城城西道北有大菴羅林林中有一七百歲婆羅門及至觀之可三十許形質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吠陀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法師與相見延納甚歡又承被賊即遣一侍者命城中信佛法者令爲法師造食其城有數千戶信佛者

甚少宗事外道者極多法師在迦濕彌時聲譽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告唱云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總盡諸人宜共知時福力所感遂使邪黨革心有豪傑等三百餘人聞已各將班氎布一端并奉飲食恭敬而至俱積於前拜跪問訊法師爲呪願并說報應因果令諸人等皆發道意棄邪歸正相對笑語舞躍而還長年歎未曾有於是以氎布分給諸人各得數具衣直猶用之不盡以五端布奉施長年仍就停一月學經百論廣百論其人是龍猛弟子親得師承說甚明淨從此東行五百餘里到至那僕底

支那

國詣突舍薩那寺有大德毘膩多鉢臘婆（此云調伏光即北印度王子）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識三十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大城東南行五十餘里至答秣蘇伐那僧伽藍（此言闇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賢劫千佛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說法釋迦如來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也）論師於此制發智論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北印度境）入其國詣那伽羅馱那寺有大德旃達羅伐摩（此云月胄）善究三藏因就停四月學衆事分毘婆沙從此東北登履危嶮行七百餘里至屈

佉勿切露多國(北印度境)自屈露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山渡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也)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里夜呾羅國(中印度境)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兔羅國(中印度境)釋迦如來諸聖弟子舍利子等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梨子又曰舍利弗皆訛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也)等塔皆見在呾麗衍尼弗呾羅(此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優波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雲皆訛也)及曼殊室利(此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曰妙德訛也)如是等諸窣堵波每歲修福之日僧徒相率隨所宗事而修供養阿毘達磨衆供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

者供養滿慈子學毘柰耶衆供養優波離諸比丘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怙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城東五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烏波毱多（此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爪髮舍利伽藍北巖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塡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導夫妻俱證阿羅漢果者乃下一籌單已及別族者雖證不記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遲濕伐羅國（中印度）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祿勤那國（中印度）東臨殑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

十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就
中沐浴罪舋銷除啜波嗽流則殃災殄滅沒而死者
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濱皆外道邪言無其
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方始停絕國有大德名
闍耶毱多善閑三藏法師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部
毘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其王戍陀羅種
也伽藍十餘所僧八百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大城
南四五里有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拏鉢刺婆
(此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眞等論凡百餘部論師是鉢伐
多國人本習大乘後退學小乘時提婆犀那(此言天軍)阿

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諸疑滯請天軍以神力接上天宮旣見慈氏揖而不禮言我出家具戒慈氏處天同俗禮敬非宜如是往來三返皆不致禮旣我慢自高疑亦不決德光伽藍南三四里有伽藍僧二百餘人並小乘學是衆賢論師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彌羅國人博學高才明一切有部毘婆沙時世親菩薩亦以睿智多聞先作阿毘達磨俱舍論破毘婆沙師所執理奧文華西域學徒莫不鑽仰爰至鬼神亦皆講習衆賢覽而心憤又十二年覃思作俱舍雹論二萬五千頌八十萬言造訖欲與世親面

定是非未果而終世親後見其論歎有知解言其思
力不滅毘婆沙之衆也雖然甚順我義宜名順正理
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
猶見在林側又有窣堵波是毘末羅蜜多羅此言無垢稱也
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於說一切有部出
家遊五印度學窮三藏將歸本國塗次衆賢之塔悲
其著述未及顯揚奄便逝歿因自誓更造諸論破大
乘義滅世親名使論師之旨永傳遐代說此語已心
智狂亂五舌重出遍體血流自知此苦原由惡見裁
書懺悔勸諸同侶勿謗大乘言終氣絶當死處地陷

爲坑其國有大德名蜜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師弟子善閑三藏法師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弟鑠論此言辯眞論二萬五千頌德光所造隨發智論等又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又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掣怛羅國中印度境又南行二百餘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毘羅那拏國中印度境又東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中印度城東二十餘里有伽藍院內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一下是佛昔於忉利天爲摩耶夫人說法訖歸贍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是水精右是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將諸天衆躡中階而下大梵

天王執白拂履銀階處右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
居左是時百千天衆諸大菩薩陪隨而下自數百年
前猶有階級今並淪沒恐後王戀慕累塼石擬其狀
飾以雜寶見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左
右有釋梵之像並放光儀式彰如在傍有石柱高七
丈無憂王所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七尺是佛
昔經行處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此言曲女城中印度）國周四千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二十餘里廣
五六里伽藍一百餘所僧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
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此言喜增）父字波羅羯邏伐彈

那此言作增光兄字遏邏闍伐彈那此言王增喜增在位仁慈
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此言金耳國設賞
迦王此言日惡其明略而為隣患乃誘而害之大臣婆
尼此言明了及羣僚等悲蒼生之無主共立其弟尸羅阿
迭多此言戒日統承宗廟王雄姿秀傑算略宏遠德動天
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讐牢籠印度威風所及禮
教所霑無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於是戢武韜
戈營樹福業勑其境內無得殺生凡厥元元普令斷
肉隨其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衆僧五年一
陳無遮大會府庫所積並充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拏

之流矣城西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東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亦高二百餘尺並無憂王所造皆是佛昔說法處法師入其國到跋達羅毘訶羅寺住三月依毘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毘婆沙日胄毘婆沙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音釋

貿莫候切交易也　抂巨王切　眺他弔切望也　峭峻峭七肖切峻私閏切峭峻高竦也　冱胡故切寒凝也　連屬屬中欲切聯也　皚牛哀切霜雪白貌　餒奴罪切饑也

淼彌沼切大水也　毳充芮切細毛也　纛徒谷切軍中旗也　僸佅僸牛錦切佅莫懈切

僸佅夷樂名 赭章也切 鍱以輒切 欻許勿切忽也 烏欅傳自音徒 鑠書藥切 礫陟革切

嘉善縣居士蔣茂 蔣玉燦 蔣玉節仝資助刻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計字一萬零五百

八十五個 該銀五兩二錢九分二厘伏祈

諸根頓淨福慧齊圓一切有情同登正覺者

求寂子常孚對

崇禎八年孟冬月徑山化城寺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唐 沙 門 惠立 本 釋 彥悰 箋

起阿踰陀國終伊爛拏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陀國(中印度境)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小乘兼學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槃度菩薩(此言世親舊婆藪槃豆譯為天親訛也)於此製大小乘論及為衆講處城西北四五里臨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佛昔三月說法處其旁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處城西南五六里有故伽藍是阿僧伽菩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覩

史多天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晝則下天爲衆說法阿僧伽亦名無著即健陀邏國人也佛滅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彌沙塞部出家後信大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明聖之器含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釋大乘爲印度宗匠如攝大乘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其筆也法師自阿踰陀國禮聖迹順殑伽河與八十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穆佉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皆是阿輸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賊鼓棹迎流一時而出

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船向岸令諸人解脫
衣服搜求珍寶然彼羣賊素事突伽天神每於秋中
覓一人質狀端美殺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見
法師儀容偉麗體骨當之相顧而喜曰我等祭神時
欲將過不能得人今此沙門形貌淑美殺用祠之豈
非吉也法師報以奘穢陋之身得充祠祭實非敢惜
但以遠來意者欲禮菩提像耆闍崛山幷請問經法
此心未遂檀越殺之恐非吉也船上諸人皆共同請
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許於是賊帥遣人取水於花
林中治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拔刀牽法師上壇

欲即揮刃法師顏無有懼賊皆驚異既知不免語賊
願賜少時莫相逼惱使我安心歡喜取滅法師乃專
心覩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生彼恭敬供養受瑜
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教化此人
令修勝行捨諸惡業及廣宣諸法利安一切於是禮
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無復異緣於心想中若
似登蘇迷盧山越一二三天見覩史多宮慈氏菩薩
處妙寶臺天衆圍繞此時身心歡喜亦不知在壇不
憶有賊同伴諸人發聲號哭須臾之間黑風四起折
樹飛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賊徒大駭問同伴曰沙

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求法者此也諸君若殺得無量罪且觀風波之狀天神已瞋宜急懺悔賊懼相率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以手觸爾乃開目謂賊曰時至耶賊曰不敢害師願受懺悔法師受其禮謝爲說殺盜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受無間之苦何爲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想顛倒爲所不應爲事不應事若不逢師福德感動冥祇何以得聞啓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明於是遞相勸告收諸劫具總投河流所奪衣資各還本主並受五

戒風波還靜賊衆歡喜頂禮辭別同伴驚歎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嗟怪非求法殷重何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羅耶伽國（中印度境）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伽藍是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外道處大城東兩河交處其西有墠周十四五里土地平正自古已來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於此因號其處爲大施場今戒日王亦繼斯軌五年積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孤

窮無不悉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野象經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俱睒彌訛中印度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鄔陀衍那王此言出愛舊云優塡王訛之所造也昔如來在忉利天經夏爲母說法王思慕乃請目連將巧工昇天觀佛尊顏容止還以紫檀雕刻以像眞容世尊下來時像迎佛卽此也從南有故宅是瞿史羅舊曰瞿師羅訛長者故居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卽長者之園地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造次東南重閣是世親造唯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有故

基是無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學小乘正量部東南道左有大伽藍是昔提婆設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說無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處其側又有如來六年說法處有一樹高七十尺餘昔佛因淨齒木棄其餘枝遂植根繁茂至今邪見之徒數來殘伐隨伐隨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訛也）周六千餘里伽藍數百僧徒數千並學正量部佛在鉢

羅斯那恃多此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王所居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勝軍王為佛造大講堂次復有塔是佛姨母鉢邏闍鉢底此言生主舊曰波闍波提訛也比丘尼精舍次東有塔是蘇達多此言樂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窶利摩羅舊曰央崛摩羅訛也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此言勝林舊曰祇陀訛也即給孤獨園也昔為伽藍今已頹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立諸屋並盡獨一磚室在中有金像昔佛昇天為母說法勝軍王心生戀慕聞出愛王刻檀為像因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

婦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比丘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坑南八百餘步是戰遮婆羅門女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藍東七十餘步有精舍伽藍高大中有佛像東面坐如來昔共外道論處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影不及精舍精舍影常覆天祠次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父城也城南是佛成正覺巳初見父處城北有塔塔有迦

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立從此東南行八百
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毘羅衛國）國周四千餘里
都城千餘里並皆頹毀宮城周十五里疊塼而成極
牢固內有故基淨飯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像
次北有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寢殿上建精舍中作夫
人之像其側有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
菩薩降生之像上座部云菩薩以嗢怛羅頞娑荼月
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
二十三日當此五月八日東北有窣堵波阿私陀仙
相太子處於城左右有太子共諸釋種捔力處又有

太子乘馬踰城處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猒離世間廻駕處從此東行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境）居人稀少故城東有塼窣堵波高百餘尺如來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還而造也每放光明其側有龍池龍數變身為人繞塔行道野象銜花常來供養其側不遠有伽藍以沙彌知寺任相傳昔有苾芻招命同學遠來禮拜見野象銜花安置塔前復以牙芟草以鼻灑水衆見無不感歎有一苾芻便捨大戒願留供養謂衆人曰象是畜生猶知敬塔獻花灑掃我居人類依佛出家豈可目覩荒殘不供事也即

辭衆住結宇疏地種花植果雖涉寒暑不以勞倦隣國聞之各捨財寶共建伽藍仍即屈知僧務自此相承遂爲故事矣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髻珠付闡鐸迦(舊曰車匿訛也)還處也及剃髮皆有塔記出此林巳至拘尸那揭羅國處極荒梗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准陀故宅(舊曰純陀訛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鑿也水猶澄映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此言無勝舊曰阿利跋提河訛也)河側不遠至娑羅林其樹似槲而皮青葉白甚光潤四雙齊高即如來湼槃處也有

大塼精舍內有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大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造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不書年月相傳云佛處世八十年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涅槃當此二月十五日說一切有部復云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入涅槃當此九月八日自涅槃已來或云千二百歲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又如來坐金棺爲母說法出臂問阿難現足示迦葉香木焚身八王分骨皆有塔記從此復大林中經五百餘里至婆羅痆斯國國周四千餘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三十餘所僧

二千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渡婆羅痆斯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臺觀連雲長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學小乘正量部大院內有精舍高百餘尺石陛塼龕層級百數皆隱起黃金佛像室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狀精舍東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有梅怛麗（此言慈氏舊曰彌勒訛也）菩薩受記處次西有窣堵波是佛昔為護明菩薩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所受記處釋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行處長五十餘丈高七尺以青石積成上

有四佛經行之像伽藍西有如來澡浴池又有滌器池又有浣衣池並神龍守護無人穢觸池側有窣堵波佛修菩薩行時爲六牙白象施獵師牙處又爲鳥時與獼猴白象約尼拘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鹿王又度憍陳如等五人處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毘舍離國訛也國周五千餘里土壤良沃多菴沒羅果茂遮果都城荒毀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宮城西北五六里有一伽藍旁有窣堵波是佛昔說毘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窣堵

波是毘摩羅詰故宅其宅尚多靈異去此不遠有一室積石所作是無垢稱現疾說法處其側亦有寶積故宅菴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佛將往拘尸那國般涅槃天人隨從竚立處次西復有佛最後觀吠舍釐處次南又有菴羅女持園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處從吠舍釐南境去殑伽河百餘里到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經又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訛也周五千餘里俗崇學重賢伽藍五十餘所僧萬餘人多大乘學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頹猶有雉堞昔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

補羅城此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致此號後至人壽數千歲時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熈連弗邑訛也復約波吒釐樹爲名至佛涅槃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王此言無憂王舊曰阿育王訛也即頻毘娑羅王此言影堅之曾孫自王舍城遷都來此年代浸遠今唯故基伽藍數百存者二三故宮北臨殑伽河爲小城城有千餘家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無憂王作地獄處法師在小城停七日巡禮聖迹地獄南有窣堵波即八萬四千之一也王以人工建立中有如來舍利一升每放神光次有精舍中有如來所履石石上有佛雙跡長一尺八寸廣六寸兩足下

有千輻輪相十指端有萬字花紋及瓶魚等皎然明著是如來將入涅槃發吠舍釐至此於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顧謂阿難此是吾最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留之跡也精舍北有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無憂王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珍寶贖嗣也故城東南有屈屈吒阿濫摩此言鷄園僧伽藍故基無憂王所造是召千僧四事供養處是等聖跡凡停七日禮拜方遍又西南行六七由旬至底羅磔加寺寺有三藏數十人聞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行百餘里到菩提樹樹垣壘塼高峻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狹正門東

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嶮固北門通大伽藍其内聖跡連接或精舍或窣堵波並諸王大臣豪富長者慕聖營造用爲旌記正中有金剛座賢劫初成與天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中下極金輪上齊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言金剛者取其堅固難壞能沮萬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不以金剛爲座則無地堪發金剛定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此若於餘地地便傾戾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又成道之處亦曰道場世界傾搖獨此不動一二百年來衆生薄福往菩提樹不見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國王以兩軀

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向而坐相傳此菩薩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邊菩薩已沒至胷其菩提樹即畢鉢羅樹也佛在時高數百尺比頻爲惡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其下成無上等覺因謂菩提樹樹莖黃白枝葉青潤秋冬不凋唯至如來涅槃日其葉頓落經宿還生如本每至是日諸國王與臣僚共集樹下以乳灌洗然燈散花收葉而去法師至禮菩提樹及慈氏菩薩所作成道時像至誠瞻仰訖五體投地悲哀懊惱自傷歎言佛成道時不知漂淪何趣今於像季方乃至斯緬惟業障一何深重悲淚盈目時

逢衆僧解夏遠近輻湊數千人觀者無不嗚咽其處一踰繕那聖跡充滿停八九日禮拜方遍至第十日那爛陀寺衆差四大德來迎即與同去行可七踰繕那至寺莊莊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莊食須臾更有二百餘僧與千餘檀越將幢蓋花香復來迎引讚歎圍繞入那爛陀既至合衆都集法師與相見訖於上座頭別安牀命法師坐徒衆亦坐坐訖遣維那擊揵椎唱法師住寺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道具咸皆共同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閑解經律威儀齊整者將法師叅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衆共尊重不斥

其名號為正法藏於是隨衆入謁既見方事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肘步鳴足頂禮問訊讚歎訖法藏令廣敷牀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訖問法師從何處來報曰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伽論聞已啼泣喚弟子佛陀跋陀羅（此言覺賢）即法藏之姪也年七十餘博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可為衆說我三年前病惱因緣覺賢聞已啼泣拭淚而說昔緣云和尚昔患風病毎發手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痛乍發乍息凡二十餘載去三年前苦痛尤甚猒惡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二琉璃色三

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輕明來問和尚曰汝欲棄此身耶經云說身有苦不說厭離於身汝於過去曾作國王多惱衆生故招此報今宜觀省宿愆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經論自當銷滅直爾厭身苦終不盡和尚聞已至誠禮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語和尚曰汝識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銀色曰此是慈氏菩薩和尚即禮拜慈氏問曰戒賢常願生於尊宮不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生金色者自言我是曼殊室利菩薩我等見汝空欲捨身不爲利益故來勸汝當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聞汝身

即漸安隱勿憂不差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可待教之法藏聞已禮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不見自爾已來和尚所苦瘳除僧衆聞者莫不稱歎希有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禮謝曰若如所說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教誨法藏又問曰法師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既與昔夢符同種種誨喻令法師歡喜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幼日王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擔步羅果一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荳蔻二十顆龍腦香一

爾供大人米一升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
及唯摩揭陀國有此秔米餘處更無獨供國王及多
聞大德故號爲供大人米月給油三斗酥乳等隨日
取足淨人一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象輿那
爛陀寺主客萬僧預此供給添法師合有人十其遊
踐殊方見禮如此那爛陀寺者此云施無猒寺耆舊
相傳此伽藍南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爛陀
傍建伽藍故以爲號又云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爲
大國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故
號其處爲施無猒地也地本菴沒羅長者園五百商

人以十億金錢買以為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商人多有證果佛涅槃後此國先王鑠迦羅阿迭多此言帝日敬戀佛故造此伽藍王崩後其子佛陀毱多王此言覺密纂承鴻業次南又造伽藍至子怛他揭多王此言如來次東造伽藍至子婆羅阿迭多此言幼日次東北又建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國往赴其供心生歡喜捨位出家其子伐闍羅此言金剛嗣位次北又建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側又造伽藍如是六帝相承各加營造又以塼疊其外合為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開中分八院寶臺星列瓊樓岳峙觀竦烟中殿飛霞上生風雲

於戶牖交日月於軒簷加以淥水逶迤青蓮菡萏羯
尼花樹暉煥其間菴沒羅林森竦其外諸院僧室皆
有四重重閣乱棟虹梁繡櫨朱柱雕楹鏤檻玉礎文
棍甍接瑤暉榱連繩彩印度伽藍數乃千萬壯麗崇
高此為其極僧徒主客常有萬人並學大乘兼十八
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
集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
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
秀年耆為衆宗匠寺內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無
棄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

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邑二百戶日進秔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無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法師於那爛陀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觀禮聖跡王舍舊城彼云矩奢羯羅補羅城（此言上茅宮城）城處摩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內其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爲稱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其內更有小城基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處處成林發萼開榮四時無間葉如金色宮城北面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放護財醉象欲

害佛處此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恃苾芻說法證果處次北不遠有大深坑是室利毱多（此言勝密）受外道邪言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大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婆訛也）於此為佛造說法堂處其側現有時縛迦故宅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羅矩吒山（此言鷲峰亦云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其山連岡北嶺隆崛特高形如鷲鳥又狀高臺故取為稱泉石清奇林樹森鬱如來在世多居此山說法華大般若等無量眾經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現有磚室如來在昔多居其中制諸戒律

園主名迦蘭陀先以此園施諸外道後見佛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如來時地神知其意爲現災怪怖諸外道逐之令出告曰長者欲以園施佛汝宜速去外道含怒而出長者歡喜建立精舍訖躬往請佛佛爲受之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此言未生怨舊曰阿闍世訛也之所建如來涅槃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已將歸立塔供養無憂王發心欲遍造諸塔開取舍利尚留少許今每放光竹園西南行五六里山側有別竹林中有大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處當

結集時無量聖衆雲集迦葉告曰衆中自知具三明六通總持如來一切法藏無錯謬者住餘各隨所安時簡得九百九十九人阿難在學地於是迦葉語阿難汝漏未盡勿污清衆阿難慙愧而出一夜勤修斷三界結成阿羅漢還來叩門迦葉問曰汝結盡耶答曰然復曰若結盡者不勞開門隨意所入阿難乃從戶隙而入禮拜僧足迦葉執其手曰我欲爲汝除斷諸漏證聖果故驅逐汝出汝當知之勿以爲恨阿難曰若懷恨者豈名結盡於是禮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時也迦葉語阿難曰如來常於衆中稱汝多聞

總持諸法汝可昇座爲衆誦素怛纜藏卽一切經也
阿難承命而起向佛般涅槃山方作禮訖昇座誦經
諸衆隨口而錄錄訖又命優波離誦毘柰耶藏卽一
切戒律也誦訖迦葉波自誦阿毘達磨藏卽一切論
議經三月安居中集三藏訖書之貝葉方遍流通諸
聖相謂曰我等集此名報佛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
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名上座部又此西二十里有
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卽大衆部共集之處諸學無學
數千人大迦葉結集時不預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
如來在日同一師學世尊滅度驅簡我等我等豈不

能結集法藏報佛恩耶復集素怛纜藏毗柰耶藏阿毘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爲五藏此中凡聖同會因謂之大衆部次東北三四里至曷羅闍姞利呬多城(此言王舍)外郭巳壞内城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毘娑羅王居上茅宮時百姓殷稠居家鄰接數遭火災乃立嚴制有不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卽彼國棄屍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復失火王曰我爲人主自犯不行無以懲下命太子留撫王徙居寒林時吠舍釐王聞頻毘娑羅野居於外欲簡兵襲之候望者知而奏王乃築邑以王先舍於此故名王舍

城即新城也後闍王嗣位因都之至無憂王遷都波
吒釐以城施婆羅門今城中無雜人唯婆羅門千餘
家耳宮城內西南隅有窣堵波是殊底色迦長者故
宅（此言星曆舊云樹提伽訛也）傍又有度羅怙羅處（即佛子也）那爛陀
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
建也莊嚴甚麗其中佛像同菩提樹像精舍東北有
窣堵波如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四
佛坐處其南鍮鉐精舍戒日王之所建功雖未畢詳
其圖量限高十餘丈城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佛像
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昔滿胄王之所作

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波佛初成道向王舍城至此頻毘娑羅王與國人百千萬衆迎見佛處又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峰伽藍前有窣堵波謂僧娑此言鴈昔此伽藍依小乘漸教食三淨食於一時中買贖不得其檢校人傍惶無措乃見羣鴈翔飛仰而戲言曰今日僧供有闕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訖其引前者應聲而廻鎩翮高雲投身自墜苾芻見已慙懼遍告衆僧聞者驚嗟無不對之歎泣各相謂曰此菩薩也我曹何人敢欲噉食又如來設教漸次而防我等執彼初誘之言便爲究竟之說守愚無

既致此損傷自今巳後宜依大乘不得更食三淨仍建靈塔以死鴈埋中題表其心使永傳芳烈以有玆塔也如是等聖跡法師皆周遍觀禮訖還歸那爛陀寺方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開題訖少時有一婆羅門於衆外悲號而復言笑遣人問其所以答言我是東印度人曾於布磔迦山觀自在菩薩像所發願爲王菩薩爲我現身訶責我言汝勿作此願後某年月日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爲脂那國僧講瑜伽論汝當往聽因此聞法後得見佛何用王爲今見脂那僧來師復爲講與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賢

法師因令住聽經十五月講徹遣人將婆羅門送與
戒日王王封以三邑法師在寺聽瑜伽三遍順正理
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
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曇等已曾
於迦濕彌羅諸國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兼學婆
羅門書印度梵書名爲記論其源無始莫知作者每
於劫初梵王先説傳受天人以是梵王所説故曰梵
書其言極廣有百萬頌即舊譯云毘伽羅論者是也
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毘耶羯剌諵此翻名爲聲明
記論以其廣記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昔成劫之

初梵王先說具百萬頌後住劫之初帝釋又略為十萬頌其後北印度健馱羅國婆羅門覩羅邑波膩尼仙又略為八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印度婆羅門為南印度王復略為二千五百頌邊鄙諸國多盛流行印度博學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其支分明相助者復有記論略經有一千頌又有字體三百頌又有字緣兩種一名門擇迦三千頌二名溫那地二千五百頌此辯字緣字體有八界論八百頌此中略合字之緣體此諸記論辯能詮所詮有其兩例一名底彥多聲有十八囀二名蘇漫多聲

有二十四囀其底彥多聲於文章壯麗處用諸汎文
亦少用其二十四囀者於一切諸文同用其底彥多
聲十八囀者有兩一般羅颯迷二阿答末涅各有九
囀故合有十八初九囀者如汎論一事有三說他有
三自說有三三一一三中說一說二說多故有三也兩
句皆然但其聲別故分二九耳依般羅颯迷聲說有
無等諸法且如說有有即三名一名婆皤底二名婆
皤破三名婆飯底說他三者一名婆皤斯二名婆皤
破三名婆皤他自說三者一婆皤彌二婆皤靴三婆
皤摩（此第三依四吠陀論中說多言婆皤末斯）依阿答末涅九囀者於前

九囀下各置毘耶底言餘同上安此者令文巧妙無
別義亦表極美義也蘇漫多聲二十四囀者謂言總
有八囀於八囀中一一各三謂說一說二說多故開
爲二十四於二十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非男
非女聲言八囀者一詮諸法體二詮所作業三詮作
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爲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屬事
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丈夫上作八
囀者丈夫印度語名布路沙體三囀者一布路殺二
布路筲三布路沙所作業三者一布路芟二布路筲
三布路霜作具作者三者一布路鎩拏二布路諓三

布路鍛鞞或言布路鍛哂所爲事三者一布路厦邪二布路沙諠三布路鍛韵所因三者一布路沙哆二布路鍛諠三布路鍛韵所屬三者一布路鍛諠二布路鍛諠三布路鍛誧所依三者一布路膣二布路殺諭三布路鍛綯呼召三者一系布路殺二系布路稍三系布路沙略舉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難爲具述法師皆洞達其詞與彼人言清典逾妙如是鑽研諸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從此復往伊爛拏鉢伐多國在路至迦布路伽藍伽藍南二三里有孤山巖巘崇峯灌木蕭森泉沼清澄鮮花芬馥既爲勝地靈廟寔繁

感變之奇神異多種宂中精舍有刻檀觀自在菩薩像威神特尊常有數十人或七日二七日絕粒斷漿請祈諸願心殷至者卽見菩薩具相莊嚴威光朗曜從檀像中出慰喻其人與其所願如是感見數數有人以故歸者逾衆其供養人恐諸來者坌汚尊像去像四面各七步許竪木鉤欄人來禮拜皆於欄外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亦並遙散其得花住菩薩手及掛臂者以爲吉祥以爲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種種花穿之爲鬘將到像所志誠禮讚訖向菩薩胡跪發三願一者於此學已還歸本國得平安無難者願花

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覩史多宮事慈氏菩薩
若如意者願花貫掛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界中
有一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
修行可成佛者願花貫掛尊頸項語訖以花遙散咸
得如言旣滿所求喜歡無量其傍同禮及守精舍人
見已彈指鳴足言未曾有也當來若成道者願憶今
日因緣先相度耳自此漸去至伊爛拏國伽藍十所
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說一切有部義近有鄰王
廢其國君以都城施僧於中並建二寺各有千僧有
二大德一名怛他揭多毱多（此云如來密）二名羼底僧訶

此云師子忍也俱善薩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讀毘婆沙順正理等大城南有窣堵波佛昔於此三月為天人說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遺跡國西界殑伽河南至小孤山佛昔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四尺一寸又有佛置棺稚迦即澡鑵也舊日軍持訛也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國南界荒林多有大象壯而高大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音釋

舫甫妄切方船也 阿僧企耶梵語也此云無數時企去縊切 墠常演切除地祭曰墠

窶其矩切 嗢烏沒切 芟所咸切刈也 雉堞雉池爾切堞徒協切雉堞城上女墻也 輻湊輻方六切湊七奏切輻湊謂人聚會如車輻湊集也 瘳丑鳩切病除也 透迤透於爲切迤余支切透迤斜去貌 桅婢脂切梠也 榱所追切椽也 姞渠乙切 巘魚偃切峰形似甑貌 崒昨沒切嵤崒山貌 僧斯贈切 諵女咸切 底丁履切 彼之靴切 諚鞞偕切 廈所詐切 韵鞞約切 哆他我切 謯子耶切 膗所齊切 鎩所介切 縐所芻切

嘉善縣居士蔣茂 蔣玉燦 蔣玉節 助刻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計字九千三百

個 該銀四兩六錢四分七厘

六根雪淨三障氷消法界有情同圓[illegible]

求寂子常孚對

崇禎八年孟冬月徑山化城寺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唐沙門惠立本　釋彦悰箋

起瞻波國終迦摩縷波國王請

自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伽藍十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小乘教城壘塼高數丈基隍深濶極爲崇固昔者劫初人皆穴處後有天女下降人中遊殑伽河浴水靈觸身生四子分王瞻部洲別疆界築都邑此則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旬有大山林幽茂連綿二百餘里其間多有野象數百爲羣故伊爛拏瞻波二國象軍充多每於此林令象

師調捕充國乘用及豐豺兕黑豹人無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時有一放牛人牧數百頭牛驅至林中有一牛離羣獨去常失不知所在至暮欲歸還到羣内而光色姝悅鳴吼異常諸牛咸畏無敢處其前者如是多日牧牛人怪其所以私候目之須臾還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孔人亦隨入可行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多異花果爛然溢目並非俗内所有見牛於一處食草草色香潤亦人間所無其人見諸果樹黃赤如金香而且大乃摘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石孔未出之間有

一惡鬼奪其果留牧牛人以此問一大醫幷說果狀醫言不可卽食宜方便將一出來後日復隨牛入還摘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以果內於口中鬼復搤其喉人卽咽之果既入腹身遂洪大頭雖得出身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形變無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家人歸還多命手力欲共出之竟無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爲後患遣人掘挽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爲石猶有人狀後更有王知其爲仙果所變謂侍臣曰彼既因藥身變卽身是藥觀雖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將鎚鑽斷取少許

將來臣奉王命與工匠往盡力鐫鑿凡經一旬不得一片今猶現在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國（中印度境）尋禮聖跡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南印度境）尋禮聖跡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餘人大小乘兼學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姞婆伽藍臺閣壯峻僧徒七百人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昔如來在此三月說法處數放光明又有四佛經行之跡傍有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至誠祈請無願不遂自此東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徒

三百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此承提婆達多遺教也大城側有給多末知僧伽藍此言赤泥卽往昔此國未有佛法時南印度沙門客遊此國降挫鏁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爲立其側又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七日說法處從此東南出至三摩怛吒國東印度境濱近大海氣序和暢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習上座部義天祠外道其徒亦衆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昔佛爲諸人天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有伽藍中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端嚴常有自然妙香芬馨滿院五

色光瑞往往屬天凡預見聞無不深發道意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利差怛羅國次東南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此云林邑）次西有閻摩羅洲國凡此六國山海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自此三摩怛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境）居近海隅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城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傍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跡是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此云執師子）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南

印度僧相勸云往師子國者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用爲安隱并得觀烏茶等諸國聖跡法師即西南向烏茶國（東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雜居窣堵波十餘所皆無憂王所建靈相間起國東南境臨大海有折利怛羅城（此言發行）即入海商人及遠方客旅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每夜靜無雲之時遙望見彼佛牙窣堵波上寶珠光明瑩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一千二百餘里至恭

御陀國（東印度境）從此西南行大荒林一千四五百里至羯餕伽國（南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座部法往昔人極殷稠爲擾觸一五通仙人仙人瞋忿以惡呪殘害國人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實自此西北行一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中印度境）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萬人天祠外道頗亦殷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立昔者如來於此處現大神變降挫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號娑多婆訶（此言引正）珍敬龍猛供衛甚厚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

來求論難造門請通門司爲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喜歎曰水之澄滿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窮其底若斯人者可與論玄議道囑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言往復彼此俱歡猶魚水相得龍猛曰吾衰邁矣朗耀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禮龍猛足曰某雖不敏敢承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雕構宏壯尊容麗肅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阿折羅

（此言所行）阿羅漢所造羅漢伽藍西南二十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窣堵波是陳那（此言授）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南印度境）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此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此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爲佛建立窮大夏之規式盡林泉之秀麗天神保護賢聖遊居佛涅槃千年之內每有千凡夫僧同來安居竟安居已皆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神易質擾惱行人皆生怖懼無復敢往由是今悉空荒寂無僧侶城南不遠有一大石山是婆毗吠迦（此言清辯）論師住

阿素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擬決疑處法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禮聖跡自此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城東南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摧伏外道說法度人天處城西有故伽藍是提婆菩薩與此寺嗢怛羅（此言上）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無答乃竊運神通往覩史多宮問慈氏菩薩菩薩爲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功曩久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也

既還復解前難提婆曰此此慈氏菩薩義非仁者自智所得也羅漢慚服避席禮謝之處從此南經大林行一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茶國南印度境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摩波羅此言護法菩薩本生之處菩薩此國大臣之子少而爽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妻以公主菩薩久修離欲無心愛染將成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祈加護願脫茲難而志誠所感有大神王携負而出送離此城數百里置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為盜菩薩自陳由委聞者驚嗟無不重其高志因即出家爾後專精正法遂能究通

諸部開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二萬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識論及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別自有傳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間而彼王死國內饑亂有大德名菩提迷祇濕伐羅（此云覺自在雲）阿跋耶鄧瑟哳羅（此云無畏牙）如是等三百餘僧來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師與相見訖問彼僧曰承彼國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論今欲往彼叅學師等因何而來報曰我國王死人庶饑荒無可依仗聞贍部洲豐樂安隱是佛生處多諸聖跡是故來耳又知法之輩無越我曹長老有

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伽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賢之解自此國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國（南印度境）既居海側極豐異寶其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變度無量衆處國南濱海有秣剌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檀香樹栴檀你婆樹樹類白楊其質涼冷蛇多附之至冬方蟄用以別檀也又有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亦殊濕時無香採乾之後折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氷雪此所謂龍腦香也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此言執師子非印度境也）國周七千餘里都城周

四十餘里人戶殷稠穀稼滋實黑小急暴此其俗也國本寶渚多有珍奇其後南印度有女娉鄰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畏逃散唯女獨在車中師子來見負女而去遠入深山採果逐禽以用資給歲月既淹生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暴惡男漸長大白其母曰我爲何類父獸母人母乃爲陳昔事子曰人畜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有心但無由免脫子後逐父登履山谷察其經涉他日伺父去遠卽擔携母妹下投人里至母本國訪問舅氏宗嗣已絕寄止村閭其師子王還不見妻子憤恚出山哮吼人里

男女往來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王率四兵簡募猛士將欲圍射師子見已發聲瞋吼人馬傾墜無敢赴者如是多日竟無其功王復標賞告令有能殺師子者賞賜億金子語母曰饑寒難處欲赴王募如何母曰不可彼雖是獸仍為爾父若其殺者豈復名人子曰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等來入村閭一旦王知我等還死亦不相留何者師子為暴緣孃及我豈有為一而惱多人亦三思之不如應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無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此苦而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絕

王聞歡喜怪而問之何因爾也竟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乎非畜種者誰辦此心雖然我先許賞終不違言但汝殺父悖逆之人不得更居我國勅有司多與金寶逐之荒外即莊兩船多置黃金及資糧等送著海中任隨流逝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奇翫即便止住後商人將家屬採寶復住其間乃殺商人留其婦女如是産育子孫經無量代人衆漸多乃立君臣以其遠祖執殺師子因爲國稱女船泛海至波刺斯西爲鬼魅所得生育羣女今西天女國是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智免羅刹鬼

害後得爲王至此寶渚殺除羅刹建立國都因之爲名語在西域記其國先無佛法如來湼槃後一百年中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厭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乘空往來遊化此國顯讚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建立伽藍見百餘所僧徒萬人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緇徒肅穆戒節貞明相勗無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以衆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鉢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刹端光曜映空靜夜無雲雖萬里同覩其側又有精舍亦以雜寶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王所造髻有寶珠無知其價後有人欲盜此珠守衛堅牢無

由得入乃潛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能
及却而言曰如來昔修菩薩道爲諸衆生不惜軀命
無恪國城何以今日反慳固也以此思之恐往言無
實像乃傴身授珠其人得已將出貨賣人有識者擒
之送王王問所得賊曰佛自與我乃具說所由王自
觀之像首尚低王覩靈聖更發深心以諸珍寶於賊
處贖珠還施像髻今猶現在國東南隅有駿迦山多
神鬼依住如來昔於此山說駿迦經舊曰楞伽訛也國南浮
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短小長於三尺人身
鳥喙無稼穡食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不能至訪諸

人口梗槩如是自達羅毗荼與師子國僧七十餘人西北歸觀禮聖跡行二千餘里至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乘兼習天祠外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贍文才其精舍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太子訛也寶冠高減二尺盛以寶函每到齋日出置高臺其至誠觀禮者多感異光城側伽藍有精舍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亦數有光瑞是聞二百億羅漢所造也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葉長色潤諸國抄寫最以爲貴從此西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

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境）其俗輕死重節王剎帝種也好武尚戎故其國土兵馬齊整法令嚴明每使將與敵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使其羞慚彼人恥愧多至自死常養勇士數千人暴象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酒量其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木有不潰恃茲慢傲莫顧鄰敵戒日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帥強盛親臨征伐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亦有天祠塗灰之道大城內外有五窣堵波皆數百尺是過去四佛所遊之跡無憂王建也自此西北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

羯咕婆國南印度境從此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羅羅國也南印度境風俗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爲好學尚賢善言談有風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小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外道事天之衆相傳云自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慈惠和愛育黎元崇敬三寶始自爲王至于崩逝口絶麤言顏無慍色不傷臣妾之意無損蚑蟻之形每象馬飲水漉而後飲恐害水居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獸附人豺狼息毒境内夷靜祥瑞日興營構精廬窮極輪奐造七

佛之儀設無遮之會如是勝業在位五十餘年無時暫輟黎庶思慕於今不止大城西北二十餘里婆羅門邑傍有陷坑是大慢婆羅門謗毀大乘生身入地獄處語在西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土出胡椒樹樹葉似蜀椒出薰陸香樹樹葉類此棠梨也自此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度境）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南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衆六千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如來在日屢遊此國無憂王隨佛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剎帝利種也即羯諾鞠闍國施羅阿迭多王之女壻號杜魯婆跋吒（此言）

帝胄性躁急容止疎率然貴德尚學信愛三寶歲設大會七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奇珍床座衣服爰至藥餌之資無不悉備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剌蘇佗國西印度境自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去城不遠有窣堵波是無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度境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從此又西還蘇剌佗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如來在日頻遊其地無憂王隨有聖跡

之處皆起窣堵波今皆具在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非印度境聞說之其地多珠寶大錦細褐羊馬駱駝其所出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西北接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無男子多珍貨附屬拂懍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例皆不舉又從狼揭羅國東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西印度境）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中有舍利數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害處

也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耆荼國西印度境城東北大林中有伽藍故基是佛昔者於此處聽諸比丘著亟縛屣此言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傍有精舍中有青石立佛像數放光明次南八百餘步大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著納衣處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西印度境土出金銀鍮鉐牛羊駱駝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爲藥如來在日數遊此國所有聖跡無憂王皆建窣堵波以爲表記又有烏波毱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跡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河東

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俗事天神祠宇華峻其日
天像鑄以黃金飾諸雜寶諸國之人多來求請花林
池沼接砌縈階凡預瞻覩無不愛賞從此東北行七
百餘里至鉢伐多羅國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百餘僧
皆學大乘是昔慎那弗怛羅此言最勝子論師於此製瑜
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又
其國有二三大德並學業可遵法師因停二年就學
正量部根本阿毗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
復東南還摩揭陀施無猒寺參禮正法藏訖聞寺西
三踰繕那有低羅擇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

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師所軍本蘇剌侘國人剎帝利種也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羣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無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德爲時尊摩揭陀主滿胄王欽賢重士聞風而悅發使邀請立爲國師封二十大邑論師不受滿胄崩後戒日王又請爲師封烏荼國八十大邑論師亦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亦皆

固辭謂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方救生死縈纏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言罷揖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決釋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因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無復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無由乃請垂引接彼曰我曼殊室利菩薩也以汝緣業未可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是法

師尋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邑都爲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亂惡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怪歎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界無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圖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爲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無常以勸歸若所爲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饑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玄策備見其事當此正月初時也西國法以此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觀禮法師即共勝軍同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

如圓珠光明紅白又肉舍利如豌豆大其狀潤赤無
量徒衆獻奉香花讚禮訖還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
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云弟子見餘處舍利
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太大師意有疑不法師報
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不見室中燈内外大
明怪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暉上發飛燄屬天色含
五彩天地洞朗無復星月兼聞異香氛氳溢院於是
遞相告報言舍利有大神變諸衆乃知重集禮拜稱
歎希有經食頃光乃漸收至餘欲盡遶覆鉢數帀然
始總入天地還闇辰象復出衆覩此已咸除疑網禮

菩提樹及諸聖跡經八日復還那爛陀寺時戒賢論師遣法師爲衆講攝大乘論唯識決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已爲四衆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爲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或者不能會通謂爲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也愍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答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法師又以中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爲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

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無不稱善並共
宣行師子光慙赧遂出往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
學名旃陀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前恥其人既至憚
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甚初師子光未去前
戒日王於那爛陀寺側造鍮鉐精舍高逾十丈諸國
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烏茶國其國僧皆小乘
學不信大乘謂爲空花外道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
曰聞王於那爛陀側作鍮鉐精舍功甚壯偉何不於
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
那爛陀寺空花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先是南印

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毱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歡喜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王曰弟子聞狐行鼷鼠之羣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䰟亡魄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見時恐還同彼彼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修書與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荼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無不悉輒以許

之謹令奉報願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
烏茶國行從所法藏得書集衆量擇乃差海慧智光
師子光及法師爲四人應王之命其海慧等咸憂法
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彌羅
已來遍皆學訖具悉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
義終無此理奘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
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國僧無關此事諸人咸喜
後戒日王復有書來云前請大德未須即發待後進
止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書四十條義懸於
寺門曰若有難破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經數日無

人出應法師遺房內淨人出取其義毀破以足蹍蹉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羅門亦素聞法師名慙恥更不與論法師令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德爲證與之共論徵其宗本歷外道諸家所立其詞曰如餔多外道離繫外道髏鬘外道殊徵伽外道四種形服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僧佉勝論外道舊曰衛世師也二家立義有別餔多之輩以灰塗體用爲修道遍身艾白猶寢竈之猫狸離繫之徒則露質標奇拔髮爲德皮裂足皴狀臨河之朽樹髏鬘之類以髏骨爲鬘莊頭掛頸陷枯磈磊若塚

側之藥又徵伽之流披服糞衣飲噉便穢腥臊是惡
譬溷中狂豕爾等以此爲道豈不愚哉至如數論外
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我執次生五
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
我所受用除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六句義
謂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解
脫已來受用前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爲涅槃今
破數論所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之一種是別性餘
二十四展轉同爲一體而自性一種以三法爲體爲
薩埵剌闍荅摩此三展轉合成大等二十三諦二十

三諦一一皆以三法爲體若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衆如林卽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居各以三成卽一是一切若一則一切則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因執三爲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卽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色若不爾者何得執三爲一切法體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我不應受用二十四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四諦非是所受既能所

俱無則諦義不立如是往復數番婆羅門默無所說起而謝曰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子終不害人今役汝爲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即將向房聞者無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其講彼曰我今爲奴豈合爲尊講法師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見汝但說無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聞從奴學汙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而破之爲一

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無不嗟賞曰以此窮覈何敵不亡其論如別因謂婆羅門曰仁者論屈爲奴於恥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向拘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卽發使來請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音釋

豻兕 豻士皆切狼屬兕祥里切似牛一角獸也 鐫 子泉切刻也 晰 陟列切 傴 於武切俯也 喙 許穢切鳥嘴也 侘 丑亞切 呫 他叶切 楙 力感切 奞 布袞父遠二切 豌 一丸切豆名 赧 奴版切面慚而赤也 鼷 胡雞切小鼠也 餔 補胡切 皴 七倫切皵也謂皮細起也 屏去 屏必郢切

嘉善縣居士蔣茂 蔣玉爍 蔣玉節同助資刻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計字八千一百
八十五個該銀四兩零九分三厘 專祈
諸根頓淨福慧齊圓一切有情同登正覺
求寂子常季對
崇禎八年孟冬月徑山化城寺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唐　沙　門　惠立　本　釋　彥悰　箋

起尼乾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

鳩摩羅使未至間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羅忽入房來法師舊聞尼乾善於占相卽請坐問所疑曰玄奘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已久今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寘爲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尼乾乃索一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住時寘好五印度及道俗無不敬重去時得達於敬重亦好但不如住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憑餘福轉

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歸經像既多不知若
爲勝致尼乾曰勿憂戒日王鳩摩羅王自遣人送師
必達無苦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來未面如何得降
此恩尼乾曰鳩摩羅王已發使來請二三日當到既
見拘摩羅亦便見戒日如是言訖而去法師即作還
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來勸住曰印度者佛生之
處大聖雖遷遺蹤具在巡遊禮讚足豫平生何爲至
斯而更捨也又支那國者蔑戾車地輕人賤法諸佛
所以不生志狹垢深聖賢由兹弗往氣寒土嶮亦焉
足念哉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通豈有自得霑

心而遺未悟且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臣忠
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加以識洞幽微智與
神契體天作則七耀無以隱其文設器分時六律不
能韜其管故能驅役飛走感致鬼神消息陰陽利安
萬物自佛遺法東被咸重大乘定水澄明戒香芬馥
發心造行願與十地齊功斂掌熏修以至三身爲極
向蒙大聖降靈親麾法化耳承妙說目擊金容並轡
長途未可知也豈得稱佛不往遂可輕哉彼曰經言
諸天隨其福德共食有異今與法師同居贍部而佛
生於此不往於彼以是將爲邊惡地也地既無福所

以勸仁勿歸法師報曰無垢稱言夫日何故行贍部洲答曰爲之除冥今所思歸意遵此耳諸德旣見不從乃相呼往戒賢法師所陳其意戒賢謂法師曰仁意定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非不愛樂但玄奘來意者爲求大法廣利羣生自到已來蒙師爲說瑜伽師地論决諸疑網禮見聖跡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誠不虛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報師恩由是不暇停住戒賢喜曰此菩薩意也吾心望爾亦如是任爲裝束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房經二日東印度鳩摩羅王遣使奉書與戒

賢法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慰此欽
思戒賢得書告衆曰拘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衆
差擬往戒日王所與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戒日儻須
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
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來請曰師縱欲歸暫過弟
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戒賢既不與遣彼
王大怒更發別使賫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凡夫染
習世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名身心歡
喜似開道芽之分師復不許其來此乃欲令衆生長
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不勝渴仰謹

遺重諮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惡人近者設賞迦王
猶能壞法毀菩提樹師謂弟子無此力耶必當整理
象軍雲萃於彼踏那爛陀寺使碎如塵此言如日師
好試看戒賢得書謂法師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內
佛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意仁或是其宿世
善友努力爲去出家以利物爲本今正其時譬如伐
樹但斷其根枝條自殄到彼令王發心則百姓從化
若違不赴或有魔事勿憚小勞法師辭師與使俱去
至彼王見甚喜率羣臣迎拜讚歎延入宮日陳音樂
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經月餘戒日王

討蒸御陀還聞法師在鳩摩羅處驚曰我先頻請不
來今何因在此發使語鳩摩羅王急送脂那僧來王
曰我頭可得法師未可即來使還報戒日王大怒謂
侍臣曰鳩摩羅王輕我也如何為一僧發是麤語更
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者即付使將來鳩摩羅深懼
言失即命嚴象軍二萬乘船三萬隻艘共法師同發
泝殑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嗢祇羅國遂即叅及鳩
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於殑伽河北營行宮是日
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自與諸臣叅戒日王於河北
戒日見來甚喜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

問脂那僧何在報曰在其行宮王曰何不來報曰大
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就此參王王曰善且去其明
日自來鳩摩羅還謂法師曰王雖言明日來恐今夜
即至仍須候待若來師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
自如是至夜一更許王果來有人報曰河中有數千
炬燭幷歩鼓聲王曰此戒日王來即勑擎燭自與諸
臣遠迎其戒日王行時每將金鼓數百行一歩一擊
號爲節歩鼓獨戒日有此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禮
法師足散花瞻仰以無量頌讚歎訖謂法師曰弟子
先時請師何爲不來報曰玄奘遠尋佛法爲聞瑜伽

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了以是不遂秦王王又問
曰師從脂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
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法師曰
玄奘本土見人懷賢之德能爲百姓除兇剪暴覆潤
羣生者則歌而詠之上備宗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
秦王者卽脂那國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爲
秦王是時天地版盪蒼生乏主原野積人之肉川谷
流人之血妖星夜聚沴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
海困長蛇之毒王以帝子之親應天策之命奮威振
旅撲剪鯨鯢仗鉞麾戈肅清海縣重安宇宙再耀三

光六合懷恩故有茲詠王曰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
爲物主也又謂法師曰弟子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
勞於是辭去詰旦使來法師共鳩摩羅同去至戒日
宮側王與門師二十餘人出迎入坐備陳珍饍作樂
散花供養訖王曰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師報在
此因取觀觀訖王甚悅謂其門師等曰弟子聞日光
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震音而鎚鑿絕響師等所守
之宗他皆破訖試可救看諸僧無敢言者王曰師等
上座提婆犀那自云解冠羣英學該衆哲首興異見
常毀大乘及聞客大德來即往吠舍釐禮觀聖跡託

以逃潛故知師等無能也王有妹聰慧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序大乘宗塗與曠小教局淺夷然歡喜稱讚不能已王曰師論大好弟子及此諸師並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於曲女城爲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道等示大乘微妙絕其毀謗之心顯師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是日發勅告諸國及義解之徒集曲女城觀支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王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度中有十八國王到諳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到那

爛陀寺千餘僧到是等諸賢並博蘊文義富贍辯才
思聽法音皆來會所兼有侍從或象或輿或幢或旛
各自圍繞峨峨岋岋若雲興霧涌充塞數十里間雖
六齊之舉袂成帷三吳之揮汗爲雨未足方其盛也
王先勅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及徒衆比到並成其
殿峻廣各堪坐千餘人王行宮在會場西五里日於
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象上施寶帳安佛在其中
戒日王作帝釋形手執白拂侍右鳩摩羅王作梵王
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花鬘垂纓珮玉又裝二大
象載寶花逐佛後隨行隨散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

大象次列王後又以三百大象使諸國王大臣大德等乘象麗於道側稱讚而行從旦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師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諸國僧名稱宏高文義贍博者使千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大臣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置王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槃一金椀七金澡罐一金錫杖一枚金錢三千上氎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訖別設寶牀請法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那爛陀寺

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衆别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
外示一切人若其間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請斬首
相謝如是至晚無一人致言戒日王歡喜罷會還宮
諸王諸僧各歸所止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
明旦復來迎像送引聚集如初經五日小乘外道見
毀其宗結恨欲爲謀害王知宣令曰邪黨亂眞其來
自久埋隱正教誤惑衆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僞支那
法師者神宇冲曠解行淵深爲拔羣邪來遊此國顯
揚大法汲引愚迷妖妄之徒不知慙悔謀爲不軌翻
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衆有一人傷觸法師者

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辭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無人發論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無量人返邪入正棄小歸大戒日王益增崇重施法師金錢一萬銀錢三萬上氎衣一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珍寶法師一皆不受王命侍臣莊嚴一大象施幢請法師乘令貴臣陪衛巡衆告唱表義立無屈西國法凡論得勝如此法師讓不行王曰古來法爾事不可違乃將法師袈裟遍唱曰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無敢論者普宜知之諸衆歡喜爲法師競立義名大乘

衆曰摩訶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衆號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脫天燒香散花禮敬而去自是德音彌遠矣王行宮西有一伽藍王所供養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每放光明昔迦濕彌羅國訖利多種滅壞佛法僧徒解散有一苾芻遠遊印度其後覩貨邏國雪山下王忿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詐爲商旅率三千勇士多賷珍寶僞言獻奉其王素貪聞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禀質雄猛威肅如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叱之訖利多王覩便驚懾顛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其羣臣曰我雪山下王念爾諸奴

毀壞佛法故來罰汝然則過在一人非關汝輩各宜自安唯扇惑其王首爲惡者逐之他國餘無所問既殲醜孽建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投印度苾芻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羣象鳴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藏避象乃吸水灌樹以牙排掘須臾樹倒象以鼻卷苾芻置背上負載而去至一大林中有病象患瘡而臥象引比丘手觸其苦處見瘡有竹刺爲拔刺引去濃血裂衣爲裹象得漸安明日諸象競求果味奉施苾芻苾芻食已有一象將金函授於病者病象得已授與苾芻苾芻得已諸象載送出林到舊處

置於地跪拜而去苾芻開函乃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戒日王聞迦濕彌羅有佛牙親至界首請看禮拜諸衆悋惜不聽將出乃別藏之但其王懼戒日之威處處掘覓得已將呈戒日見之深生敬重倚恃強力遂奪歸供養即此牙也散會後王以所鑄金像衣錢等付囑伽藍令僧守護法師先以辭那爛陀諸德及取經像訖罷論竟至十九日辭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爲天下主三十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往因不相續以故積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爲七

十五日無遮大施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何不暫看隨喜法師報曰菩薩爲行福慧雙脩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悋珍財玄奘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喜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塲殑伽河在北閻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二河合處西有大墠周圍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施因號施塲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一錢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王勑於墠上建施塲竪蘆爲籬面各千步中作草堂數十間安貯衆寶皆金銀眞珠紅玻瓈寶帝青珠

大青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憍奢耶衣斑氎
衣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於寶庫前更造長屋
百餘行似此京邑肆行一一長袤可坐千餘人先是
王勅告五印度沙門外道尼乾貧窮孤獨集施場受
施有因法師曲女城會不歸便往施所者十八國王
亦便逐王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餘萬人戒日
王營殑伽河北岸南印度王杜魯婆跋吒營合河西
鳩摩羅王營閻牟那河南花林側諸受施人營跋吒
王西辰旦其戒日王與拘摩羅王乘船軍跋吒王從
象軍各整儀衛集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

一日於施場草殿內安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作樂散花至日晩歸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天第四日施僧萬餘人百行俱坐人施金錢百文珠一枚氎衣一具及飮食香花供養訖而出第五番施婆羅門二十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道十日方遍第七番施遠方求者十日方遍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俱盡唯留象馬兵器擬征暴亂守護宗廟自餘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璫臂釧寶鬘頸珠髻中明珠總施無復孑遺一切盡已從其妹

索麤弊衣着禮十方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某此積集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藏矣願某生生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莊嚴會訖諸王各將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王所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還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寶等服用如故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方欲共師闡揚遺法何遽即歸如是留連復十餘日鳩摩羅王慇懃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爲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雖霑梗槩不能委具爲此故

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代無眼若留玄奘則令彼無量行人失知法之利無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師德願常瞻奉旣損多人之益實懼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睿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北路而去王曰師須幾許資糧法師報無所須王曰何得爾於是命施金錢等物鳩

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不納唯受鳩摩羅王曷
剌釐帔即麤毛下細者所作也擬在塗防雨於是告
別王及諸衆相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噎各不
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軍鞍乘漸
進後戒日王更附烏地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
一萬供法師行費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跋吒王
等各將輕騎數百復來送別其慇懃如是仍遣達官
四人名摩訶怛羅類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書紅泥封印
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發乘遞送終至漢
境自發鉢羅耶伽國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憍賞

彌國城南勐師羅長者施佛園處禮聖跡訖復與烏
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日歷數國重禮天梯聖跡復
西北行三踰繕那至毗羅那拏國都城停兩月日逢
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二人講俱舍攝論唯識論等皆
來迎接甚歡法師至又開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兩
月訖辭歸復西北行一月餘日經數國至闍蘭達國
即北印度王都復停一月烏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
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百餘僧皆北人賫經像
等依法師而還如此復二十餘日山澗中行其處多
賊法師恐相劫掠常遣一僧預前行若逢賊時教說

遠來求法今所賫持並經像舍利願檀越擁護無起
異心法師率徒侶後進時亦屢逢然卒無害如是二
十餘日行至呾叉尸羅國重禮月光王捨千頭處國
東北五十踰繕那即迦濕彌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
師爲象行輜重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
渡大河河廣五六里經像及同侶人並坐船而進法
師乘象渉渡時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及印度諸異花
種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船舫數將覆沒守
經者惶懼墮水衆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
花種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王先在烏鐸迦漢

茶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
師不將印度花果種來答曰將來王曰鼓浪傾船事
由於此自昔已來欲將花種渡者並然因共法師還
城寄一寺停五十餘日爲失經本更遣人往烏長那
國抄寫迦葉臂耶部三藏迦濕彌王聞法師漸近亦
忘遠躬來叅拜累日方歸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
北行一月餘日至藍婆國境王遣太子先去勑都人
及衆僧莊辦幢旛出城迎候王與法師漸發比至道
俗數千人幢旛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禮拜訖前後圍
遶讚詠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時王亦爲七十五日

無遮大施此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剌拏國禮聖跡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吒國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國薩黨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王又為七日大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一踰繕那至瞿盧薩謗城與王別北行王遣一大臣將百餘人送法師度雪山負芻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峰參差多狀或平或聳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為備敘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經七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養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駝引路其地

多雪澗凌溪若不憑鄉人引導交恐淪墜至明盡日
方渡凌嶮時唯七僧并僱人等有二十餘象一頭騾
十頭馬四疋明日到嶺底尋盤道復登一嶺望之如
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崔高雖雲結雪飛莫至其表
是日將昏方到山頂而寒風淒凜徒侶之中無能正
立者又山無卉木唯積石攢峰岌岌然如林笋矣其
處既山高風急鳥將度者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
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尋贍部洲中嶺岳之
高亦無過此者法師從西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
宿旦而進經五六日下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覩貨

羅之故地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習大衆部法有一窣
堵波無憂王建也法師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
里至闊悉多國亦覩貨羅之故地從此西北復山行
三百餘里至括國居縛芻河側即覩貨羅東界都城
在河南岸因見葉護可汗孫王覩貨羅自稱葉護至
衙停一月葉護遣衛送共商侶東行二日至瞢健國
其傍又有阿利尼國曷羅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
國皆覩貨羅故地也自瞢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
至呬摩怛羅國亦覩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
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

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亾除去一岐若舅姑俱歿則舉冠全棄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創那國亦覩貨羅故地也爲寒雪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里至佉薄健國又東南履危躡嶮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護密也）國在兩山間臨縛芻河出善馬形小而健俗無禮義性暴形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昬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所立伽藍中石佛像上有金銅圓蓋雜寶莊瑩自然住空當於佛頂人有禮旋蓋亦隨轉人停蓋止莫

測其靈寺立因緣廣如別傳從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又越達摩悉鐵帝國至商彌國從此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間又當葱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止以其地寒烈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蕭條無復人跡中有大池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贍部洲中地勢高隆瞻之淼沆目所不能極水族之類千品萬種喧聲交聒若百工之肆焉復有諸鳥形高丈餘鳥卵如甕舊稱條支巨鷇或當此也池西分出一河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赴海以右諸水亦

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赴海以左諸水亦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露羅國金銀金色如火又此池南北與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陀國城依峻嶺北背徙多河其河東入海鹽澤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爲此國河源也其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所自云本是脂那提婆瞿怛羅（此言漢日天種）王故宮有故尊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叉始羅國人也神悟英秀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亦爾遊戲衆法雅閑著述凡製論數十部並盛宣行卽經部本師也是時東有

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壽號爲四日能照
有情之惑童壽聲譽旣高先王躬伐其國迎而供養
城東南三百餘里至大石壁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
中入滅盡定端坐不動視若羸人而竟無傾朽已經
七百餘歲矣法師在其國停二十餘日復東北行五
日逢羣賊商侶驚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與
商人漸進東下冒寒履嶮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
鎩國城西二百里有大山峰崿甚峻上有窣堵波舊
說曰數百年前雷震山崩中有苾芻身量枯偉冥目
而坐鬚髮毿毿垂覆肩面有樵者見而白王王躬觀

禮仕庶傳聞遠近同集咸申供養積花成積王曰此
何人也有苾芻對曰此出家羅漢入滅盡定者歲月
滋淹故髮長耳王曰若何警悟令其起也對曰段食
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酥乳灌灑使潤霑膝理然後
擊犍槌感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善哉遂依僧語灌
乳擊槌羅漢舉目而視曰爾輩何人形披法服對曰
我輩苾芻也彼曰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
久入涅槃聞之愀然重曰釋迦文佛成無上等覺未
答曰已成利物斯周亦從寂滅聞已低眉良久以手
舉髮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墮地王與

大衆收骨起窣堵波即此塔也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曰疏勒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尚訛也又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徙多河踰大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國南有大山山多龕室印度果人多運神通就之栖止因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住巖穴入滅心定鬚髮漸長諸僧時往爲剃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爲部者凡有數十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此言地乳即其俗雅言也俗謂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沙磧太半宜穀豐樂出氍毹細氈氎工績絁紬又土多白玉瑿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

好音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遵愛有德自云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卽無憂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羅國後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久而無子因禱毗沙門天廟廟神額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向養子遂至成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諸國今王卽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法師入其境至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餘首戴寶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說像本在迦

濕彌羅國請來到此昔有羅漢有一沙彌身嬰疹疾臨將捨壽索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瞿薩怛那有潛運神足乞而與之沙彌食已歡喜樂生其國願力無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略驍雄志思吞攝乃踰雪山伐其舊國時迦濕彌王亦簡將練兵欲事攘拒羅漢曰不勞舉刃我自遣之即往瞿薩怛那王所爲說頂生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彌衣服王見便得宿命智深生愧恧與迦濕彌王結好而罷仍迎先所供像隨軍還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王與衆軍盡力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構精廬招延僧侶捨所

愛冠莊嚴佛頂其冠見在極多貴寶覩者歎焉法師停七日于闐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迎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遣達官來迎離城四十里宿明日王與道俗將音樂香花接於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多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盧折那（此言遍照）阿羅漢造也昔此國法教未霑而羅漢自迦濕彌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怪其形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止問曰爾何人獨栖林野曰我如來弟子法爾閑居王曰稱如來者復何義也答曰如來者卽佛陀之德號

昔淨飯王太子一切義成愍諸衆生沉没苦海無救無歸乃棄七寶千子之資四洲輪王之位閑林進道六年果成獲金色之身證無師之法灑甘露於鹿苑耀摩尼於鷲峰八十年中示教利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眞遺像遺典傳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爲人主當法輪之付囑作有識之歸依冥而不聞是何理也王曰某罪累淹積不聞佛名今蒙聖人降德猶是餘福既有遺像遺典請奉修行羅漢報曰必願樂者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駕與羣臣詳擇勝地命選匠人問羅漢造立之式因而建焉寺成王重請

曰伽藍已就佛像何在報曰王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臣及士庶等各燒香捧花一心而立須臾間有佛像自空而來降於寶座光暉晃朗容顏肅然王見歡喜稱慶無極并請羅漢爲衆說法因與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爲渡河失經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乃爲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因修表使高昌小兒逐商伴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馬融該贍鄭玄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晁錯躬濟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且遠求況諸佛

利物之玄蹤三藏解纏之妙說敢憚塗遙而無尋慕者也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無顧身命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浩浩陟雪嶺之巍巍鐵門巉嶮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萬餘里雖風俗千別艱危萬重而憑恃天威所至無鯁仍蒙厚禮身不苦辛心願獲從遂得觀耆闍崛山禮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窮宇宙之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

耶伽國經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於于闐為所將大象溺死經本衆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獲奔馳早謁軒陛無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是後為于闐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四論遞宣王與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時間經七八月使還蒙恩勅降使迎勞曰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已勅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令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沫迎接法師

奉勑已即進發于闐王資餞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
東至媲摩城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三丈餘姿狀端嚴
甚多靈應人有疾病隨其苦處以金簿貼像病即瘳
愈凡有願求多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憍賞彌國
鄔陀衍那王所作佛滅度後自彼飛來至此國北曷
勞落迦城後復自移到此因緣如別傳又相傳有記云釋
迦法滅像入龍宮從媲摩城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
至泥壤城又從此東入流沙風動沙流地無水草多
熱毒鬼魅之患無徑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以爲
幖幟磽确難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餘里至覩貨羅

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展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闐使人及駝馬還有勑酬其勞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時帝在洛陽宮表至知法師漸近勑西京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遼濵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漕上官司不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奔湊觀禮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因宿於漕上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音釋

泝 蘇故切逆流而上也 沴 郎計切妖氣也 鯨鯢 鯢五稽切 戢 阻立切斂也 懾 之涉切喪氣也 殲 將廉切滅也 醜孽 醜昌九切惡也孽魚傑切妖孽也 袤 莫候切長也 璩 強魚切耳環也 輜重 輜莊持切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 漭沆 漭莫朗切沆何黨切漭沆大水貌 毿 先含切長垂貌 腠 倉奏切膚理也 愀 七小切容色變也 絁 書之切繒似布也 疹 丑刃切熱病也 恧 女六切慙也 媲 匹計切 磽确 磽五角切确苦角切磽确石地也 烏長那 長去聲呼國名 屈浪拏 屈居勿切國名

嘉善縣居士蔣茂　蔣玉燦　蔣玉節同資助刻

三藏法師傳卷五　計字九千二百三十九個

該銀四兩六錢零二分

崇禎八年孟冬月徑山化城寺識

BQ
8149
H787H8
1635
c. 1
EAST

BQ
8149
H787 H8
1635